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朝克 主编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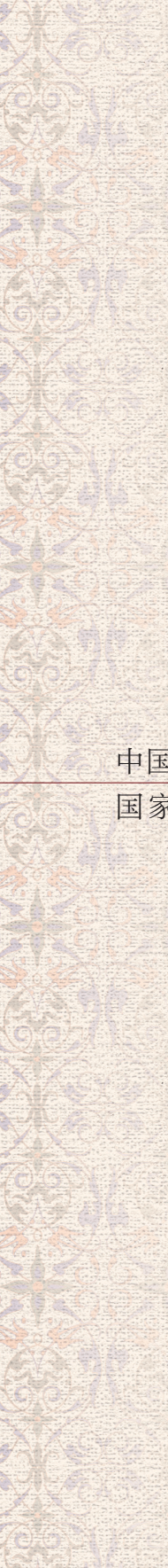
【十卷本】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会话

朝克 斯仁巴图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朝克 主编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

【十卷本】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会话

朝克 斯仁巴图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前 言	001
一 hanɣuwun/问候	001
二 urilan/家庭	012
三 ʃilukit omikit/餐饮	023
四 iskola/学校	038
五 gərbə/工作	048
六 ərin də hogdo/时间与交通	058
七 inəŋi nindilə/天气	068
八 denhua gadan/打电话	080
九 ajawun/爱好(兴趣)	087
十 ʃiwejiba də ɕuu/婚姻和家	093
十一 bolniʃa/医院	102
十二 jəəm gadan/购物	110
十三 pəjɕiʃan/机场	119
十四 biŋguan/宾馆	126
十五 əwibtim ŋənəran/旅游	137
参考文献	147
后 记	150

前 言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鄂温克语的一个特殊方言，也被称为鄂温克语三大方言之一。该语言的使用者主要生活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辖区的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该民族乡位于根河市最北端，地处大兴安岭山林腹地，激流河支流及敖鲁古雅河汇合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也叫雅库特鄂温克人，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大小兴安岭深处过着自然牧养驯鹿的生活。他们的先民早年生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库特州的勒拿河一带，并从1618年开始受沙皇俄国统治，被迫向沙皇纳税，由于他们同俄罗斯统治者、商人接触十分频繁，所以他们都可以流利的使用俄语与俄罗斯人交流。18世纪初，由于他们农耕生产的土地被俄罗斯统治者侵占，以及为了逃脱沙皇帝国日益残酷的盘剥，也是为了抵抗沙皇统治者日益加重的纳税制度，他们毅然决然地背离世代生息的故乡勒拿河，赶着牧养的驯鹿迁徙到额尔古纳河流域。尽管如此，最终他们还是未能摆脱沙皇帝国统治者沉重的纳税灾难。但他们深深地懂得，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多难的命运，为此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知识的追求和向往。他们无论是在西伯利亚远东的勒拿河时期，还是后来迁徙到额尔古纳河流域，在那磨难深重的岁月里艰难地支撑家业的同时，积累微薄的收入鼓励孩子们到俄罗斯人开办的学校，通过俄文学习文化知识。同时，他们在自我自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为适应社会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与变革，不断自觉而积极的调整产业形式和内容，并逐渐从单一的自然牧养驯鹿产业，发展为兼营狩猎业、采集业、手工业以及包括手工炼铁和制造铁器产业、农业、缝纫业等小型产业的林区综合性产业结构。其中，被沙皇军队拉去服兵役的一些年轻人，由于在不同战役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敢、善战、智慧，以及屡立战功而被沙皇授予不同等级的军衔及战斗英雄勋章。或许正因为这一

特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语言文化影响、相互间不断深度接触与交流，在敖鲁古雅鄂温克语中借入不少俄语词汇。而且，这些俄语借词关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其很高的使用面和使用率。比如说，在该会话集里出现的 baraan “羊”、kooŋka “猫”、kolopi “臭虫”、kukuruŋ “玉米”、kapusta “白菜”、kartobka “土豆”、kelebə “面包”、bireenik “点心”、kampekka “糖”、polat “头巾”、ostool “桌子”、kiniŋika “书”、uŋinik “学生”、gaseet “报纸”、narod “群众”、dawariŋ “同志”、kippiŋə “砖”、aanpu “灯”、maŋin “机器、汽车”、minoot “分钟”、bandʒelnik “周一”、dərəemnə “村寨”、goorat “城市”、miir “世界”、moofina “可以”等。另外，他们的人名中也有不少是属于俄语名字。比如说，andəle “安德列”、mihajir “米哈伊尔”、wəjʒia “韦佳”、ʒeŋik “杰西克”、iwan “伊万”、guŋək “果士克”、liuba “柳巴”、ilina “伊丽娜”、wanija “瓦妮娅”、naaʒa “娜佳”等。可以说，在他们早期的人名里，绝大多数是属于俄语名字。我们知道，人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现实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客观反映，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人们对于某种未来生活的期盼与心理动态。换言之，人们习惯于用现实生活中感受最为强烈，甚至是直接影响思想理念、生存观念、未来走向的意识产物变成人名给孩子们起名，以此表示他们对于孩子们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毫无疑问，当时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以及不可避免又无可改变的现实生活，使他们将自身生活与俄语及其俄罗斯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完全可以从他们学习俄语，给孩子们起俄语名字等现象中看出来。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也与当时沙皇帝国强行、强迫、强制推行的俄化政策有关。一些人自觉主动接受俄语教育及其文化，而更多的人是被迫强制性接受俄语教育、接受俄罗斯文化、接受俄式生活、接受东正教。这也是早期他们语言里大量借入俄语词汇的原因所在。

到 20 世纪初期，情况就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伴随沙皇帝国的日益衰亡和最后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才完全摆脱了沙皇帝国的残酷统治，使他们的社会生活不断产生新的变化。特别是，在沙皇时代艰难维持以及保护、保存、传承的母语、母体文化很快获得新的生命，获得较理想的发展。

从严格意义上讲，在寒温带山林牧场中自然牧养驯鹿是他们代表性的、传统的、品牌的支柱产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母体文化的根本所在。多少年以来，他们在寒温带山区的深山密林里，伴随山林自然牧场的四季变化经营牧养驯鹿的产业。正因为如此，他们早期生活的饮食内容离不开驯鹿肉和驯鹿奶，他们早期穿戴的衣物鞋帽甚至被褥及其搭建帐篷的原料也都离不开驯鹿身上的皮毛，他们早期在崎岖的山林小路上骑用或搬运货物及搬迁时用的也是驯鹿，他们“万物有灵论”的萨满信仰中也有驯鹿神崇拜。归根到底，他们的生产生活及其精神活动都离不开驯鹿，尤其是早期的生产活动及其生活内容更是离不开驯鹿。所有这些，使他们日常用语中有关驯鹿语言及其词汇变得十分丰富和发达。不说别的，有关驯鹿的称呼，在他们语言里就有上百种。比如说，oroon“驯鹿”（一般称谓）、komakan“驯鹿”（尊称）、ʃalha“白毛驯鹿”、homnomte“黑毛母驯鹿”、harkatʃin“黑毛公驯鹿”、saha“棕毛公驯鹿”、sahakan“棕毛母驯鹿”、hulkən“灰毛母驯鹿”、polontʃan“灰毛公驯鹿”、ʃiʃkir“雪白母驯鹿”、hoʃal“雪白公驯鹿”、ala“花毛公驯鹿”、alakan“花毛母驯鹿”、pokoti“黑白毛公驯鹿”、pokotiʃan“黑白毛母驯鹿”、aʃankanahan“当年生的小驯鹿总称”、ɕinoho“二岁驯鹿总称”、saɕuuli“二岁母驯鹿”、jeewuhan“二岁公驯鹿”、wənnune“三岁驯鹿总称”、unonune“三岁母驯鹿”、itəəli“三岁公驯鹿”、donali“四岁公驯鹿”、donalikan“四岁母驯鹿”、nowali“五岁公驯鹿”、nowalikan“五岁母驯鹿”、moton“六岁驯鹿”、həttur“七岁驯鹿”、kirttəhər“八岁驯鹿”、ʃeru ~ ʃeron“种驯鹿”、sologen“孕驯鹿”等。甚至可以说，一家牧养驯鹿牧场上有多少头驯鹿，就会有多个驯鹿名称。也就是说，牧场上的每一头驯鹿都有特定的、专用的称呼。不仅如此，与驯鹿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事物、用具、玩具、精神活动用语等中也同样有相当丰富词汇的系统 and 用语。另外，在他们的语言里，还有与寒温带山林极其丰厚的动植物、自然现象、自然物质、山河湖泊等相关的词汇及说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兴安岭寒温带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母语是，源于驯鹿业生产生活以及寒温带山林的最完美、最完整、最丰富、最系统、最严密的符号系统，也是人类语言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这也是属于寒温带深山

密林里以传统生产方式经营自然牧养驯鹿的唯一特殊族群。

不过，伴随兴安岭植被的不断退化，以及驯鹿赖以生存的山林自然牧场的不断恶化，加上林业保护法和林业管理制度带来的不利因素和偷猎者的不断增多，使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千百年来以自然牧养形式经营的驯鹿产业日益走向衰退。再说，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经营驯鹿产业没有兴趣，没有心思全身心地投入经营自然牧养驯鹿的产业，这使驯鹿产业雪上加霜，进而面临破产的困境。驯鹿业这一支柱产业的不断衰退，自然而然地给以驯鹿业产业为核心的语言文化社会带来致命影响。再加上，敖鲁古雅地区外来移民的不断增多，使他们从家庭到社会结构都产生着急剧变化。根据我们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在籍人口有 1548 人，其中鄂温克族只有 243 人，只占总人口 16%。其他的绝大多数是汉族，也有一小部分蒙古族、达斡尔族、满族、俄罗斯族等民族。另外，该乡行政辖区内有依力古力（ilguri）、毛力克（molikə）、孟库依（mənkujir）、齐斯毛斯克（qisimosuk）四个自然村。它们中，孟库依村是敖鲁古雅乡政府所在地。该乡所占有的 1767.2 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几乎均属于山林地带。如前所述，现在的鄂温克族中极少数的人从事自然牧养驯鹿之产业，多数人在乡政府所在地经营鹿茸加工、艺术品加工、手工缝制民族服饰产业、餐饮业、旅游业、小饭店、小旅店、小卖部等第三产业。他们在生产生活活动中主要使用汉语，只有山林里牧养驯鹿的鄂温克族老年人用本民族语交流。然而，随着熟练掌握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老年人口的不断减少，那些极其少数的母语使用者的语言交流环境和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母语使用范围越来越缩小，母语使用环境也变得越来越糟糕。这使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处于严重濒危状态，他们中完整说母语者已变得寥寥无几，许多人只会说或只能听懂简单的几句本民族语。换言之，他们在更多的时候，不是使用母语，而是用汉语。他们的母语如此快地进入严重濒危，除了驯鹿产业的不断衰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多、生产生活中不断加大汉语使用力度等外，还和他们从幼儿时期通过汉语汉文学习文化知识、工作中使用汉文、看汉语播放的电视节目、听汉语播送的广播节目、使用汉语汉文手机电脑、鄂汉婚姻结构类型家庭的日益增多等均有十分必然的内在联系。

我们的调研资料充分表明，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已经完全进入以汉语汉

文为主的社会，即使在他们至今被保留的极其少数的老年人母语中也已借入相当数量的汉语借词。特别是，现代的名词术语被借入得很多。比如说，dawᄑ “稻子”、dəwᄑo “豆角”、ʃeēᄑi “茄子”、ʃe “茶”、dans “单子”、binguan “宾馆”、fanden “饭店”、ʃiiᄑo “席子”、denhua “电话”、pəjᄑi “飞机”、danjen “党员”、ᄑuuʃi “主席”、gəmiŋ “革命”、jundun “运动”、boogo “报告”等。很有意思的是，在他们语言里早期从俄语借用的词语，由于后来使用汉语的机会越来越多，就把原先的俄语借词用汉语借词取而代之。比如说，“飞机”“书记”“电影”“铅笔”等的早期说法是属于俄语借词 iroblan、sekritar、kino、karandaf 等，后来受汉语的影响就改用了 pəjᄑi、ʃuᄑi、dejin、ʃenbi 等汉语借词。

总而言之，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已经成为严重濒危状况，他们的孩童基本上失去了母语记忆，青少年中只有个别人会些几句简单母语，中老年人中完全用母语进行交流的人也不多，许多人的母语记忆变得碎片化，许多复杂多变又系统完美的语法表现形式几乎失传。而且，在他们所谓的母语交流中绝大多数词属于借词。毫无疑问，其中绝大多数是汉语借词，也有一些蒙语或达斡尔语、俄罗斯语借词。总之，该语言已是地地道道的严重濒危语言，已经走到了即将消亡的困境。由此，对于该语言口语资料的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工作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我们完全可以说，对于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口语资料的抢救性研究和永久保存工作，对于蒙古国驯鹿察嘎坦人的语言、北美的驯鹿爱斯基摩人的语言、北欧的驯鹿萨米人的语言，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驯鹿通古斯诸民族语言的研究，对于他们共同创造并传承的远古自然牧养驯鹿生产生活及其文化的探讨，对于温寒带山林动植物、自然物、自然现象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而现实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总而言之，对于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语音、词汇、语法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至今未能见到。在相关研究成果里一定程度地探讨过该语言的语音特征及其一些基础词汇，对于复杂多变的语法现象没有进行讨论。国外专家学者虽然做过一些调研，也没有公开发表相关成果。所有这些，毫无疑问与该语言语音系统及语法形态变化现象的复杂性，该语言成为濒危语言后语音音位的不稳定性，许多语法现象的模糊性使从事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

很难准确把握和整理出语音系统，以及错综复杂的语法形态变化规律有关。从这个角度上讲，敖鲁古雅鄂温克语是一个还未全面研究的语言。由此，更加体现出对于该语言开展实地调研，全面系统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该项成果主要由前言、会话内容、后语、参考资料四个部分构成。其中，会话内容里包括以（1）问候、（2）家庭、（3）餐饮、（4）学校、（5）工作、（6）时间与交通、（7）天气、（8）打电话、（9）爱好（兴趣）、（10）婚姻与家、（11）医院、（12）购物、（13）机场、（14）宾馆、（15）旅游十五个话题为核心，搜集整理了与他们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会话交流内容。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该项成果中搜集整理敖鲁古雅鄂温克语会话资料时使用的语音系统中，主要包括短元音 a、ə、i、e、o、u (ʉ)，长元音 aa、əə、ii、ee、oo、uu(ʉʉ)，以及辅音 b、p、m、f、w、d、t、n、l、r、s、ʄ、ʃ、j、g、k、ŋ、h 等。除此之外，还涉及一些复合元音和重叠形式出现的双辅音。

一 hanɣuwun

问候

问候

fi aja wu?

你 好 吗

你好吗？

aja.

好

好！

fi ni behen je?

你 谁 是 呀

你是谁呀？

bi behen andəle.

我 是 安德列

我是安德列。

fi ni gərbiɣi?

你 什么 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miŋi gərbiwi amina.

我的 名字 阿米娜

我的名字叫阿米娜。

tariŋi gərbijin liuba wu?
她 名字 柳巴 吗
她名字叫柳巴吗?

əŋʃa, tari behen liuba əŋʃa.
不是, 她 是 柳巴 不是
不是, 她不是柳巴。

tikabhekin, tari ni bəjə?
那么, 她 谁 人
那么, 她是谁呀?

bi əhim saara.
我 不 知道
我不知道。

tari behen aliufa.
她 是 阿柳莎
她是阿柳莎。

təʒəman, bi liuba behemi.
对 我 柳巴 是
对, 我就是柳巴。

bi fiŋiʒi bahaldimahan uruŋʒəndʒami.
我 你 见到 高兴
我见到你很高兴。

bi nian soome uruŋʒəndʒami.
我 也 特别 高兴
我也非常高兴。

fiŋiwa əŋʃaw iŋərə ŋoniam inəŋi oofa.
你 没 见 长 日 成了
好多日子没见你了。

fiŋi bəjə aja wu?

你的身体好吗

你身体好吗?

miŋi bəjə soome aaja.

我身体特别好

我身体特别好。

atirkanfi aja wu?

妻子好吗

你妻子好吗?

həgdə aja, soome esbafiba.

非常好, 特别感谢

她非常好, 特别感谢你。

fiŋi hurilɕalfi aja wu?

你的孩子们好吗

你的孩子们好吗?

taril wees aja.

他们都好

他们都很好。

kuŋakar fiŋidu həgdə esbafiba.

孩子们你非常感谢

孩子们对你表示非常感谢。

fi jekon amoko?

你什么姓

你贵姓?

bi behen dularɕen.

我是杜拉尔

我是杜拉尔家族的人。

bu dakuul amokowal du gunəkan doḡtawun.

我们一般姓杜是写

我们一般都将姓简写为“杜”。

tikabhəkin, du amokowu bogdoḡzi du gunəkan tuurəran wu?

那么杜姓汉语杜是叫吗

那么，把你的姓用汉语称其为“杜”可以吗？

moofina.

可行

那当然可以了。

tikabhəkin, tuḡdun amokofjenma hitəndzi ooni tuurəran?

那么，涂格顿姓简略怎叫

如此说来，如何简称涂格顿家族？

hitəndzi tu gunəkan tuurəran.

简略涂是叫

要简称为“涂”。

fi gərbiwi doḡtarduwi amokowi doḡtan wu?

你名字写时姓写吗

你写名字时写姓吗？

bi məjin amokowi əfjin doḡtana.

我一般姓不写

我一般不写姓。

gorodu əwənki bəjəfjal wees amokowal əfjin doḡtar behen.

过去鄂温克人们都姓不写是

过去鄂温克人都不写姓。

əbukal gərbiwi doḡtar behen.

只名字写是

只写名字。

əri dagadumak amokowal doɣtar ooŋa.
这 近 姓 写 成
近来才开始写姓了。

əhitkən kətəjin amokowal doɣtar ooŋa.
现在 多的 姓 写 成
现在多数人开始写姓了。

nugartin amokowal doɣtar tattiganŋi oodɣaran.
他们 姓 写 习惯 成
他们逐渐养成写姓氏的习惯了。

su amokowal ɣərbiŋi idu doɣtarifun?
你们 姓 名字 哪儿 写
你们把姓写在名字的哪里？

ɣərbiŋi ɔɣulələjin doɣtariwun.
名字 前面 写
写在名字前面。

ŋiŋi ɣərbifi əwədiŋi tuurən wu?
你的 名字 自己 语 吗
你的名字是本民族语吗？

təɔɣəman, əwədiŋi tuurəndɣi ɣərbilahan.
是的, 自己 语 起了名
是的, 我是用母语起的名字。

tikabkit, bi behen bogdoɣi ɣərbilahan.
但是, 我 是 汉语 起了名
但是, 我是用汉语起的名字。

tikabhəkin, ŋiŋiwa ooni əəriran?
那么 你 如何 称呼
那么, 如何称呼你？

miŋiwa duɣuaŋ ɣunəkan əərɪran.
我 杜光 是 叫
我名字叫杜光。

ʃi dular amokoŋi behen wu?
你 杜拉尔 姓 人 吗
你是杜拉尔家族的人吗?

təʒəman, bi dular amokoŋi behemi.
对, 我 杜拉尔 姓 有
对, 我是杜拉尔家族的人。

miŋi ɣəbɪŋi du behen dular amokoŋi du ooran.
我 名字 杜 是 杜拉尔 姓氏的 杜 成
我名字的杜就是杜拉尔家族的杜字。

bi uidum, esbaʃiba.
我 明白了, 谢谢
我明白了, 谢谢你。

ajakan bekə, iʃə bakaldɪŋare.
好好 在, 再 见
请您多保重, 再见。

əʒa manela.
别 客气
不用客气了。

su wees aja wu?
你们 都 好 吗
你们都好吗?

aja aja!
好 好
好! 好!

suŋi bəjə wees aja wu?
你们的身体都好吗
你们身体都好吗?

nian oodan.
还行
还可以!

miŋi bəjəwi targafin aja huntu.
我身体那样好不好
我身体不太好。

təələn aja!
早上好
早晨好!

amanne aja!
晚上好
晚上好!

fi daqadu aja wu?
你最近好吗
你最近还好吗?

fi daqadu jekon uutaɕan je?
你最近什么忙呢呀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bi tikabhekin əɕim uutara.
我那样不忙
我没那么忙。

fi soome uutaɕanne wu?
你特别忙吗
你特别忙吗?